

对 决

关品方
二零零六年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目 录

目录	2
楔子	问君缘何起杀意 5
第一章	忘年之恋	
第一回	天涯独自寻芳草 8
第二回	游遍芳丛醉东风 11
第三回	红颜命薄古今同 13
第四回	护持惟恐伤娇小 16
第二章	天伦之绊	
第五回	命蹇时乖奈若何 19
第六回	贫贱夫妻百事哀 21
第七回	婉转娥眉能几时 24
第八回	纵我留君聚亦苦 26
第三章	成长之路	
第九回	傲骨嶙峋岂无因 29
第十回	无悔峥嵘岁月稠 33
第十一回	岂道今朝结父仇 36
第十二回	千山独行毋相送 39
第四章	异国情缘	

第十三回	勇闯前路走东瀛	42
第十四回	姑娘十八一朵花	46
第十五回	我未成名卿未嫁	49
第十六回	狭路相逢勇者胜	52
第五章	一代枭雄		
第十七回	此讎不报枉为人	55
第十八回	谬识愚忠误骄儿	58
第十九回	败战归航何堪问	62
第二十回	卷土重来卫国魂	65
第六章	国色天香		
第二十一回	如胶似漆意绸缪	69
第二十二回	援助交际情何堪	74
第二十三回	情浓如酒永不休	77
第二十四回	情海翻波三人行	80
第二十五回	哀莫大于心已死	84
第七章	恸哭家变		
第二十六回	花残月缺有前因	88
第二十七回	钗分镜破有裂痕	91
第二十八回	剑气纵横志待酬	94

第二十九回	父子亲情何太淡	97
第三十回	他生缘会更难期	100
第八章	手足情谊		
第三十一回	惆怅旧欢如春梦	104
第三十二回	东瀛诡惑话扶桑	107
第三十三回	一番心事向东流	110
第三十四回	执子之手相偕老	114
第三十五回	难酬蹈海亦英雄	117
第三十六回	沧海桑田可问谁	121
第九章	旧事拾遗		
第三十七回	一失足成千古恨	125
第三十八回	此恨绵绵无尽期	129
第三十九回	对决无我亦无中	133
后记		137

第六章 国色天香

第二十一回 如胶似漆意绸缪

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几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裊残殷色可，杯深曾被香醪浣。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空谷黄昏，芜城春晓。天涯独自寻芳草。一枝幽艳照清江，护持唯恐伤娇小。自顾忺伶，谁哀窈窕。芳草无觅走天涯。年年惆怅东风送，还将寂寞和春老。

一九九六年

婚后志轩和茜妮到香港渡蜜月。志轩对香港有特殊的感情，非单是因为中学阶段在这里渡过，而且家庭内的变迁，好象都在那几年间发生，更重要的是他的几位挚友都在这里认识。他和他们亲。香港可以说是他一生人的出发点。这次旧地重游，有点沧海桑田的感觉。但这又来得有点新鲜和刺激，因为他现在有了茜妮。

他带茜妮到商场购物。初来时茜妮仍是一身老套和乡土的装扮和服饰。志轩因此第一件事是带她到处买衣物、试身和不断地为她上课，对各种衣物评头品足。这真是所谓「恶补」的飞跃性的阶段。茜妮冰雪聪明，兼有女性特具的、对时装穿戴的敏感。不过，这几天的疯狂购物和更衣，最后都是志轩作出决定，他要买什么就是什么，要她穿什么就是什么。几天下来，茜妮已焕然一新，那穿戴是如此称身，令志轩一方面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暗地自惭形秽 --- 因为年纪上显得不大匹配。志轩这趟购物，当然全部由他以信用卡支付。他有一掷千金、义无反顾的气派。然后是他要茜妮选购化妆品，同时马上试妆。他耐心地在旁照顾着。茜妮更变得美若天仙。最后到内衣部，也是志轩为茜妮选购，表现出他绅士的高级品味和对女性的性感追求。茜妮在旁微笑着观看，不置可否，对志轩千依百顺。她开始有点淑女的味道了。这次新婚旅行，对志轩来说，真是梦幻之旅。他是此生再无所求似的快乐欢喜，走起路来都像是走在云端之上。他和茜妮到太平山顶观赏日落，到香港仔画舫吃海鲜，坐游艇畅游维多利亚海港，到大澳渔村寻找昔日的儿时游踪。志轩对茜妮的衣着打扮十分苛求，他坚持在每个不同的场合茜妮都应有合衬的打扮。这些都是志轩出的主意而茜妮都乐于遵从。他们真是如鱼得水。志轩想到自己和前妻久美子的婚姻后期的生活，诸事不顺，妻子永远不会听他的。这样比较起来，这番他真是把所谓「大男人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志轩又带同茜妮出席时装表演晚会。茜妮聚精会神地专心一意学习。到得晚上二人世界的时候，志轩和茜妮站在酒店房间的落地玻璃窗前，静观香港的夜景。志轩站在茜妮身后，轻拥她的肩膀。然后双方拥抱起来，四目交投对视，情

到浓时真是化解不开。他们陶醉在幸福里面。终于，志轩把茜妮紧紧地一拥入怀。茜妮初时虽略有迟疑，但不旋踵已主动向志轩索吻。双方热烈地拥吻，而茜妮益发变得主动。她拉志轩的手到她的胸前，享受志轩的抚摸。茜妮在不觉间已化身成为成熟的女人。

约半年后，志轩和茜妮在上海的南京路上牵手漫步，谈天说地逛窗橱。这时候秋意已浓，梧桐树叶飞舞。他们俩人已穿大衣。志轩显得沉稳而略有老态。茜妮却青春迫人而神采飞扬。其后他们二人转到金茂大厦顶楼喝咖啡聊天。茜妮兴致甚高。她谈论着上海现时的时髦流行的服饰和市场崇尚的名牌。她认为时装方面，中国市场应跟贴日本。茜妮希望志轩资助她开一家时装店，进口日本时装到上海。志轩微笑点头，不置可否。他心裏十分欣赏茜妮在他手中逐步被调教成为一个有上进心、有涵养、有品味、追上时髦的现代女人。茜妮热切地期盼志轩的支持，但志轩却有点迟疑不决的样子。她心里很不踏实。为了实现理想，此刻她要依靠志轩成全。因此，她对志轩有点儿极尽谄媚，要套住他的心。当天晚上在床上他们二人激情地做爱，全程都由茜妮主动，最后更是女上男下热烈地进行。志轩仰视茜妮的一双乳房在他的眼前摇晃。志轩略有有点力不从心。毕竟他已年近五十。茜妮有点不能满足。到底她才二十多岁。

茜妮在上海的日本时装店终于开张了。到贺的花篮摆满了整个入口和店铺的信道。到贺的客人水泄不通。茜妮神采飞扬，穿戴得标致可人，得体出众。窗橱前面的大型海报，就是她亲自做模特儿的盛装照。志轩和他的日本朋友立川昭介热情地招呼到贺的宾客。昭介是日本时装界的后起之秀，由志轩通过杂志社的相熟友人辗转介绍认识的。作为提供第一批时装到上海来、让茜妮开业的厂商，昭介对于茜妮的时装店能够成功开张，有很大的功劳。昭介又另外引荐日本时装的评论家及采购顾问给茜妮及志轩认识，这样慢慢地局面就打开来了。昭介一表人才，潇洒英俊。他显然很欣赏茜妮，眼神紧跟着她的行止及举动，很关心她的一颦一笑，但含蓄而不过份着迹。他们开香槟庆祝。上海真有它中国开放改革以来进步神速的一面。茜妮这间在淮海路上的小小的时装店，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志轩以半个主人的身份参加这个开幕庆典，心情是复杂的。他是否全心全意地支持茜妮这样「轰轰烈烈」地发展事业，当时他真的心内不很踏实。因为接下来就是不断地采购、销售、推广；然后仍然是采购、销售和推广。马上茜妮就要到日本去视察和学习了。志轩开始怀疑，自己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是否足以和茜妮奉陪到底？

茜妮去北海道的行程，事先都与志轩商量和向他报告过。那家接洽的时装采购公司志轩也略有所闻，听说安排有一个女职员专门陪同茜妮到处走。那段时间校内正值年度的考试，而且学期结束前系内会议特别多，志轩虽然不大放心茜妮独自一人长途旅行，但最后还是这样决定下来了。

茜妮难掩雀跃兴奋的心情。志轩送她从成田机场到羽田机场，和她吻别后仍返校园。茜妮一个人坐在飞机上，想着约两个小时后会在札幌那边和昭介会面，心如鹿撞，兴奋得满脸绯红。她也并不是对志轩情感上已产生有背叛之想，只是近半年来数度和昭介接触，彼此年龄相若又志趣相投，和他在一起感到自由没束缚，况且可以学到不少时装专业上的知识。茜妮一心一意欲闯出一个名堂来，心事好象都被昭介如炬的目光看透。难得他对自己这样关心。他热情洋溢地为她安排这

次行程，各方面的细节都替她想到了，包括他要求她不要让志轩知道有这样一个「影武者」在她身后。男女之间有一件互相信守的秘密，这样更一下子把彼此的距离拉近，像是有点「同仇敌忾」，联手做着一件极私隐的事情，而普天下间就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茜妮抵达札幌机场。果然昭介如约出现，早在候机楼等着她。隔着偌大的落地玻璃，他远远地含笑向她挥手。他殷勤地为她提行李，热切地询问从上海经东京到札幌，这一段的行程是否还顺利；烫贴入微，细致关怀之情溢于言表。茜妮怎会不知道，昭介对她已超乎一般好感的地步，因此心情轻松愉快。这时的她，像一朵在这北国潮润的土地上开出的大红花，迎风招展，璀璨而迷人。

两人在酒店安顿下来后，坐在咖啡室聊天。距离傍晚的一个约会还有一个小时左右——这么一段短时间好打发。昭介订的房间就在茜妮隔壁。他显然有一种从事时装界的专业人员特有的敏锐和细腻，处处显得叮咛稳妥、思考周密又善解人意。他更谈吐脱俗如坐春风，从茜妮那儿学到不少普通话、甚至上海话的同时，不忘不时取笑茜妮不灵光的日语，而且用心为她纠正。茜妮又是冰雪聪明、心领神会，什么东西都容易上手。昭介认为，这个季度近来流行的女服，领口镶滚方面有变化，又时兴采用绸缎丝质、以至厘士之类的轻柔贴身的衣料，尽显女性衣服之内隐约的线条，而稍为倾向于夸张胸前的皱折、配合紧窄的腰身。茜妮一听就明白了。日本时装界固然多有创意，但灵感不免还是从去年同一季度欧美的时装款式抄袭移植，改良而成。关键是要切合亚洲女人们的体态，既要作出普及化的改动，以迎合大众化的品味；却又要不失某一程度的标奇立异。例如对东方女性而言，领口不要挖得那么深，乳沟不要那么露。近年女性的时装主流是两截穿衣，而衣裙的线条是要更能烘云托月地、忠实地将女人腰臀腿之间的轮廓曲曲勾出，让下面丰柔的肉身，更能引起浮想连篇的幻觉与想象的美感。茜妮以中日两种语言拼凑着，表达这样一种概念，配合手势、姿态和肢体语言，可说是一语道出此中奥妙。昭介不禁暗暗折服，眼中都是茜妮的音容笑貌、轻颦浅笑和流波媚态。他看得呆了，心中暖洋洋的，全身像软糖一样，甜腻腻的；又像飘浮在云端，有一种晕眩感。他到这个时候还不十分知道，自己已深深地爱上这个如此年轻、如此活色生香的中国女子。

昭介和茜妮这几天到处看时装、采访和参观，出席展示会和座谈会。这一次有系统的连串活动，使茜妮对来季女性时装、颜色、配搭及时尚的新趋势有了较深刻的理解。茜妮在这个过程中，对昭介的专业触觉十分欣赏和佩服。昭介除了现代时装之外，特别为茜妮安排到一家全北海道最有名气而且最有规模的和服店参观学习。昭介解释说：「日本和服的传统特色是宽大厚重的，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实气派。衣领和前襟的线条简单。而所谓襟领的设计可说是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大袄」，宽衣后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小袄是上床也不用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色或枣红色。三件袄子之下就是薄质丝绸，轻盈的浴袍式的内衣。浴衣长可拂地，裹着裸体。按照传统，女人们在里面一般都不用另穿比基尼式的内衣。和服的特征就是没有钮扣，层层罩上神秘，把女人的曲线和身段都在重压下埋没掉，男人们只能通过爱慕的意念，穿透重衣，想象女人发达的胸部、细削的腰肢、丰润的臀部和坚实的大腿各种曲线。和服又有所谓镶滚，下摆和大襟上都绣有闪烁的菊花或云头和各式高雅而复杂细致的图案、花边和式样。穿者和欣赏穿者的人都会为和服的各项细节的妙处而颠倒，

欣赏它的艺术性，同时也在脱衣穿衣的过程中，享受对肉体的耽溺和纵情。穿好和服时端凝庄重的妇女，可以在衣服底下有丰盈放肆的玲珑浮凸的肉体，所以男人们在设计 and 服时，只注重诗意的线条，把女人的体型公式化，用意是要强迫男人驰骋他们的想象力。女人们不脱衣服的话，不知道这个她和那个她有什么不同。]

茜妮在旁红着脸，含情脉脉地凝望昭介，屏息地听着。交谈时她手轻触昭介的前臂，仰头靠近，彼此的气息差可堪闻。同行时他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接近，几乎茜妮胸前的丰满都可不时碰触到昭介的臂弯。两人言笑晏晏，几度耳鬓厮磨，真有点只羨鸳鸯不羨仙。

茜妮俏皮地笑道：「那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国的旗袍。女人的服装变化，这么多年来就是简化，逐渐变得短小轻薄。这笔账完全是递减法 --- 所有的点缀和设计，甚至布料的用量，都在简化、减少。现代中国女人穿著缎质闪亮的旗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镶着银色、翠色、甚至是鹅黄色的花边，将线条轮廓如实地表现。丰乳豪臀也好，弱质纤纤也好，有节制地露出颈项、臂膀、小腿和部份大腿。旗袍是早晚会流行起来的。」

昭介对茜妮的善解人意和举一反三，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崇拜这个来自上海的年轻女人，因为他知道她虽然实际生活的体验不多，但好象这世上的各种事情，都在她慧黠的双眼下洞若观火，难逃被她一眼看穿的命运。她又言语上表达生动活泼，往往什么事情只要在她心中过一过，就能够准确而形象地说出她的感觉，而且精彩绝伦、恰到好处。

这几天昭介和茜妮到过设计师的展示场，参观他们的概念构思；到过制衣店的工场，看成衣的剪裁工序；也考察了各类衣料和配套的零部件供应中心，女性饰物和配戴的供销场；还有和几个模特儿座谈，交换感觉和意见。专门负责替茜妮做采购的公司，显然对这一套安排很有经验和信心，而且随行的一位女性译员有很高的华语和？？水平。他们实在重视中国市场的潜质，尤其是上海及邻近的华东地区。日本人做生意的细心和认真，茜妮这次真是切身地体会到了。她对于日后怎样在国内建立自己的促销网络，甚至建立自己的品牌，显得信心满满，感到前路一片光明可喜。这几天真是令她脱胎换骨，大开眼界。

他们也趁便抽空游过附近好几个风景区。旭川的温泉区，洞谷湖的漫游径，还有纲走市最出名的海鲜市场，昭介都兴致勃勃地带着茜妮，开着出租车到处跑遍了。当然少不了丰盛的美食和美酒，让味觉得到极大的满足。

这天下午，他们到札幌市的繁华街购物。早前他们到过一家女性内衣店，观看过时下较流行的性感设计。在内衣部闲逛时，茜妮对一袭肉色厘士通花的套件很有好意，正踌躇着，有点不好意思在昭接口前购买。采购这些贴肉的衣物，毕竟是私人的事，怎好在男人身旁这样。她又中意另一袭红色棉质混和着人造纤维的套件，穿在半截模型上，下件正前方那饱满贲起的部位，绣有一双蝴蝶很可爱。她想着给志轩一个惊喜，但正迟疑之间，慢慢地面颊竟灼热起来。转头看到昭介原来已识趣地走远了，茜妮于是匆匆把那两袭内衣套件各两套拿到交换台前，交予当值的小姐。这才发觉昭介原来已把他自己的信用卡交给这位售货员小

姐，并已先行签好。怎好意思要人家付账？但如果坚持要自己付账的话，徒令人家感到尴尬。这点好意又来得有点坏心肠，干嘛要选择送人家这些东西？茜妮有点左右为难的时候，那售货员小姐早已精心细致地把东西包好递到自己面前来了。茜妮含笑接过，转头到处寻找昭介的踪影。没想到他就在身后，笑眯眯地正慢慢踱过来，稍稍皱着眉轻声问道：「是不是设计得太细小了点？」显得有点担心地、试探地询问的口吻。茜妮噗哧一声、嫣然一笑，嗔道：「贴身的东西，细小一点不是很好吗？」然后眼波一转，忍着笑端然地正色道：「立川先生，谢谢您了。这几天承蒙多多关照，真是 ---」她的日语就那么几句，但这几句说得流畅而自然，且发音真不赖。昭介赶忙肃立，微微颌首，笑着还礼。年轻男女在如鱼得水、水乳交融的气氛中这样轻快地交谈着契合着，好象这世上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茜妮踱出百货店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手已穿进昭介的臂弯。昭介的眼前都是她这个人。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脚步浮浮的像踩在棉花上，又好象喝醉了酒面红过耳。

这边厢，志轩对茜妮这次北海道之旅，有一点说不出的不祥预感。要不是校内工作忙、这段时间刚巧走不开，尽管自己对时装采购这类枯燥琐碎的日程既外行又不感兴趣，他还是会陪伴茜妮出游的。他们差不多每个晚上都约好了通个电话。茜妮也尽忠职守地这样做了。在志轩的心中，这是对小情人的关怀和牵挂。在茜妮的眼里，这是志轩他对自己不大放心的表现。茜妮对志轩，多少抱有感激之余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恋父情结。到今天为止，她在志轩的怀抱中找到安稳和依靠。将来什么时候，她在外见的世面多了之后会否有变化，或未可知。早晚要出现的事，没想到说来就来。春天到，春花开；可以开到难收难管。女子一旦爱上了人，也是春心荡漾，一发不可收拾。茜妮在她早年，生活艰辛、受尽折磨苦楚，因而变得独立刚强、饶有主意。要爱起一个人来，她也是轰轰烈烈的。她是这样一个亮丽明快的共和国女子，显得义无反顾，斩钉截铁。

第二十二回 援助交际情何堪

昨夜风兼雨，帘帟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敲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巫山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问花花不语。为谁落？为谁开？算春色三分，半随流水，半入尘埃。

一九九七年

茜妮送走昭介从上海返回日本后，心里很不踏实。一方面回味与昭介的浪漫温馨，另一方面不免对志轩深感歉疚。为了摆脱心内矛盾，她更投入时装店的工作。只是晚上独睡时辗转反侧，有点心猿意马。

志轩上周又一次到上海来，仍然来去匆匆。刚到的头几天，白天各自去忙，晚上也显得草草。茜妮难忍被志轩拥抱疯狂时，自己却惦记着另一个人。这不啻是情绪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不知道志轩是否也觉察到她近来有点儿心神不属，彼此之间情感上开始呈现疏离。茜妮是一个敏感的女子，志轩的举手投足，细如一句说话的语气和一个飘来的眼神，都逃不过她如炬的目光。倒过来志轩是不是一样的心细似发，觉察到她的一些什么？

前天晚上，不知怎地，她拒绝他闯进浴室来，他显得有点生气。她不明白为什么她忽然对他显得吝惜和抗拒。志轩应该已发觉到，她近来化妆更浓，出落得更漂亮性感。她对此是既明目张胆又心怀疑惧的。当然她可以托辞，这难道不是志轩多年来调教的结果？但当学生变得青出于蓝时，老师少不免会显得相形见拙。她变得不再依靠志轩为她挑选衣饰；她变得不再依赖志轩在床上采取主动。她更对志轩某些暗示性的诘问爱理不理，或索性笑而不答。当志轩的潜藏于心的大男人主义受到挑战或伤害时，只能够或以金钱物质为饵，博取茜妮一掬；或以压抑的洒脱，为自己找下台阶。总而言之，是不要撕破脸，不能为了满足占有的欲望而失去表面上的绅士风度，和作为长辈、甚至是父辈的那怕是虚伪的尊严。上回他们就曾因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引起过龃龉。因此，志轩或许是憋着气返回东京的吧。可是茜妮抚心自问，她已尽其所能，实难以对志轩更好些，或者伪装掩饰得更好些。

这次，当志轩要离开上海返东京的前一天早上，仍如常地把当月的生活费放在妆台上时，茜妮鼓足勇气，走上前双手环抱志轩的脖颈，上身紧贴志轩胸前，腻声地提出一个惊人数字要志轩支付，代她入货到上海。她急促地解释着，上一次到日本的采购工作十分成功，对时下上海年轻女人的品味更有体会，她信心十足，估计下个季度的销售成绩会是一个突破，因此这只是资金的周转。志轩当时不悦的反应，简直是生理上心理上她都马上感应到了。他双手不再不规矩，颈后的肌肉变得僵硬，脸上的表情也绷紧起来。他低声喃喃地表示异议及十分不情愿。茜妮虽预估到不会十分顺利，但对志轩的消极反应还是感到有点意外，于是敏感地猜想，或许他是否嗅到一点什么不妥之处？双方起了点小争执，最后还是茜妮半认真半玩笑地说：「那末，志轩哥你先想想看再说嘛！」，含糊地打发过去。

但茜妮还不忘耍点小手段。当志轩要求她为他弄点吃的时，茜妮冷然不理，假装仍在生气。志轩最不愿意的，是让茜妮觉得他出手寒伧和小家子气，自己的脸面也不知道应搁在那里。说到底，志轩的心底深处，知道茜妮得到他物质和金钱上的支持，是她愿意和他走在一起的深层原因。打从那天他和她的舅父母谈妥条件后的时候起，他就知道她会是怎么想的，她也知道他应是怎么想的。志轩感到十分无奈，甚至有点悲哀。出门前他走过去搂抱茜妮，在妆台前不欲看镜子中的自己那苍老的脸和灰白的发。茜妮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虽早就妥协了，但身子不听使唤，把志轩推开，拒绝他的拥抱。志轩当时呆立当场，脸色刹白，但又不得发作，只能一脸尴尬地，喉间「咕」的一声吞咽干涸的口涎。他的一双落寞灰暗的眼睛，掩盖不住苍老失落的表情。他感到非常惆怅。

晚上志轩仍与茜妮见面。双方原就约好，在上海一家高级法国餐厅用膳。经过大半天的各自冷静，志轩变得拘谨，但仍勉力地表现出从容的风度。在志轩心底，他实在佩服茜妮与她自己的年纪不相符的世故和圆熟。他对茜妮仍抱有希望和憧憬，这里面有多少属于肉欲、多少属于情思，他已不愿细加分析。他是否只是为了期待晚上的欢情而对茜妮殷勤周到？或许这是他唯一仍能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方式？

茜妮和志轩膳后转到偏厅喝咖啡和进甜品时，茜妮靠坐在志轩身畔，在他耳边低声表示：近日由于太热心工作，对他少加体贴，深有歉意，并感激志轩为安排她开店所做的各种事，不知怎样才能够报答他的恩惠。说时双手拥着志轩的一条手臂，上半身的旖妮风情，酥融如麻，使志轩如同深埋在金沙金粉的幽谷之中，如兰似麝的香气扑鼻而来，中人欲醉。志轩诧异于茜妮变得大方得体，而且肉感情荡，真似不世的尤物，与两年前和她初遇时已大不相同。上海近年的变化，反映在这女郎身上，显得玲珑剔透，美艳不可方物。志轩有点自惭形秽。在微暗而澄澈的灯光和梵阿玲如泣如诉的弦声婉转低回下，志轩见到茜妮的耳鬓、红唇和胸前的项链，以至低胸衣领下的丰满诱人之处，再抬眼遇到茜妮秋水般凝望的双眼。他不知道，在茜妮的如梦的双瞳里，眼中见到的，是志轩落寞不定的眼神、稀疏斑白的头发和颈后松弛的皱纹。她对他有母性的怜悯。

当晚志轩和茜妮在家中热烈地做爱之后，志轩坐起抽烟，轻抚茜妮的裸体，回味着刚才短暂的欢愉。茜妮裸露的手臂搭在志轩腰际，半藏着脸庞在枕上，再一次提起在上海或可开分店，扩充业务需要一笔资金。志轩脸色微变，心下嘀咕着正迟疑不决时，茜妮一扭身坐起，拉起被单掩盖胸前结实晶莹的双乳，正色地说：「如果你吝啬这笔钱，或许我可以另想办法，找银行商量去，不过或许须要你的个人担保。又或者你可以算是借钱给我，日后连利息归还。这么多年来，你已帮了我不少忙，你是不是想着或许是时候告一段落了？」

茜妮抬头凝望志轩，如泣如诉，但语气坚定，平静得叫人吃惊。志轩头脑清醒过来，在这一刻的他，只有理性、没有激情。茜妮的漂亮的脸庞和诱人的身段，在这激情刚过的时候，已引不起他的遐想。志轩漠然地抽烟，想起船夫摆渡，不断接送渡船者往来的情景。他虽然心中十分不情愿，仍回眸凝视茜妮。这是一个茜妮熟识的表情，这是这个男人再一次为她下了决心的表情。她是感动的。虽然她心内飘过昭介的影子，但世间的扬眉女子，一旦下了决心时，坚定不移，不

是那么容易可以使她改变。她要走她的路。志轩是她的领路人，也是她目前最踏实可依赖的指望。她不觉得她有愧于他，因而她心下释然。她徐徐转过头去，看到床头灯旁边她脱下来放在桌上的项链和腕表。这些都是志轩买给她的。当然还有散落在地上的衣物。她知道他爱她。她决心要偿还这份爱，不管这份爱的内容是什么。

次日茜妮在微雨中送志轩到机场去。茜妮学日本人的礼貌和仪态，特别是女子对男人的刻意的谦卑和服从。她深深地向志轩鞠躬道别，一仰头一扭身，向他展示最美好的姿态和如花的笑靥。志轩再一次感到心内暖洋洋的。他当下的需要，就是这实实在在的和茜妮的关系。这种实感，不单是金钱就能够买得到的。他同时也朦胧地知道，如果没有金钱，这更是万万不能够买得到的。但是，除了这个刻意地要不断反复证明自己活力仍存的爱的实践之外，在经受过与久美子的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他到底不知道他在这世上还可追求些什么。志轩认为这种？感是值得追寻的。

第二十三回 情浓如酒永不休

樱花落尽阶前月，牙床慵倚熏笼。远是去年今日，恨还同。双鬟不整云憔悴，泪沾红抹胸。何处相思苦？纱窗醉梦中。别时容易见时难，教君恁意怜。

一九九八年

茜妮刚出席完一个时装展后归家，心内还带着几分兴奋。明天又是志轩到上海的日子，她盘算着做甚么菜式，让他有一份惊喜。她想：可惜志轩哥他不懂时装行业，也没兴趣要想知道。另一方面，他喜欢扯的话题，禅呀佛呀甚么的，茜妮却一窍不通，简直答不上话。这真是有点遗憾。茜妮一面洗澡，一面想着明天日程的安排。不管怎样忙碌，她打定主意一定要去接机。电话里说好了不用的，但她想着欠负志轩太多，而且对他真有点对长辈似的尊重和敬意。最近大半年来，彼此之间的感情好象有了点微妙的变化。这以前志轩对她是呵护备至，甚至千依百顺；但不知道为甚么，她总是觉得缺少了一点点。在激情逐渐转趋平淡的同时，茜妮觉得自己好象是志轩的玩偶。他对她的兴趣，在性爱之外是否总像缺少了点甚么？茜妮慢慢地有些疑心。这使她回想起从前她年轻时被出卖的不快经历。但这经历她是打算永远深埋在心底，不向任何人诉说的了。

去年那次到日本北海道和昭介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记忆犹新，真像一场春梦。从来好梦都是短暂、但却值得回味的。那天晚上饭后，昭介送她回房间，在门前有点依依不舍。她看得见自己在他瞳孔里的影像。就在这样四目交投的一瞬间，他已把她紧紧地拥在怀中，并急速地搜索着她的双唇、耳珠和颈后。她好象整个人瘫软了，粘附在他的身上，热烈地响应他的索吻。他们彼此被对方深深地吸引着，靠在门上肆无忌惮地释放着眷恋和爱慕。终于，双方都有点筋疲力尽之后，茜妮红着脸转身，取匙打开房门，昭介低声向她说「晚安」，但仍爱不释手。茜妮喃喃地响应着，稍一迟疑后重又回身捉着昭介正要转身离去的臂膀。然后双方又纠缠在一起像交颈的鸳鸯，不过这已经在房间里面了 --- 虽然仍是靠在门边上。然后茜妮拉着昭介的手，引向她的下身，撩起衣裙沿着向上，让他摸索到她的大腿和腰际。

茜妮浴后，在镜前慢慢地梳理长长的头发时，还在回味着让她刻骨铭心这样的香艳一幕。她不认为她这样做对不起志轩。在她的心中，这两个男人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志轩是她的恩人。不过他也是男人，有他渴求获得回报的期待和方式。昭介是她的朋友，而且他也是男人，因此很自然地，双方熟稔到这样一种程度，发生关系也是人情之常。在这方面，茜妮是开放豪迈得肆无忌惮，心境澄澈似流水行云。她是这样一个共和国的现代女子，在开放改革的年代要赶上潮流，一心只为冒出头来，要往上茁壮成长。种子发芽、蕊珠开花，可以挣破沙石破土而出，那是没有甚么可以阻挡的。茜妮看着镜子里面自己笑靥如花的容颜，再一次确认着自己。志轩汇来的一笔巨额流动资金，提供订货周转之用，她今天刚收到了。

这次志轩到复旦来，安排好谈几位伟大的女禅师的故事和她们高明的禅法。禅在男女之间本来一切平等。在女人禅之中得到开悟了，一样是成佛成仙，智能顿开。这天晚上，志轩和茜妮在家中饭后对坐。好几个星期相隔两地，志轩有「久别胜新婚」的喜悦，看着眼前这位秀色可餐的美娇娘，情绪特别高涨，话也多了起来。茜妮一贯地不懂他在说些甚么，但还是很有耐性地微笑着洗耳恭听。

志轩说：『唐朝有一个叫玄觉的著名禅师，因为与六祖慧能留下了「一宿觉」的佳话而留名千古。这位玄觉禅师有一妹，是净居寺的女尼玄机，习禅定于温州的大日山的石窟之中。她在修禅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心生一念，想到法性湛然清静，本来就没有去住的现相。清修纵可成仙佛，但如果厌弃喧哗而趣于寂静，不能算是通达法性。于是她决定四出参访，到雪峰禅师那边问道。雪峰见到玄机就问：「从甚么地方来？」玄机回答：「大日山来。」雪峰又问：「太阳出来了吗？」玄机说：「如果太阳出来了，就会融化雪峰。」雪峰听说，改口问道：「你的名字叫甚么？」答道：「玄机。」雪峰问：「一天能织布多少？」玄机合掌应道：「寸丝不挂！」于是玄机认为公案已了，就礼拜而退。不想她转身才走了三五步，雪峰在她后面忽然说道：「妳的袈裟衣角拖在地上了。」玄机听说，立即回头。雪峰就略带讥诮地评论道：「好一个半丝不挂！」』

茜妮听得一塌糊涂，还以为志轩想着甚么歪念头，满脸飞红，扭身斜睨着志轩，瞋道：「你就老想着要人家这样那样。」她也不是全无机心；但真假之间，她有点一语道破志轩内心深处的渴想也未可知。

志轩特别喜欢这样调侃茜妮。他扮一个鬼脸，愉快地解释着说道：「脱得一丝不挂这个嘛，晚点再来。不过，玄机和雪峰的针锋相对，的确十分精彩。虽然看起来玄机的「半丝不挂」有禅意，且禅机迅捷，不愧是得道的女禅师；但始终不能心无挂虑、一无所住，被雪峰一语道破而回头，稍露下风。这「寸丝不挂」的一寸丝，经过雪峰的回头一刀，毕竟魂销魄断，还是不能了无窒碍。茜妮这个你一时很难明白的了。」

志轩低吟浅酌，有点沾沾自喜地自吹自擂。茜妮也不愿意不懂装懂，只是耐着性子替志轩斟酒。志轩续道：「玄机与雪峰对谈，针锋相待，虽然尚欠一锥，但她的禅风值得后人顶戴尊崇。好一个半丝不挂。刀来，且待剪裁！想来玄机应该长得漂亮。可惜唐代的禅师画像之中，没有留下她的情影英姿，真令人遗憾三叹。」

「法性湛然，本来就没有去住之别。大日山中，要融掉雪峰，能耗用怎样的日头？寸丝不挂，要销磨玄机，能织尽多少的机杼？袈裟角边，轻轻地拖住了慈悲的玄机，于是正好回头待雪峰用刀来剪裁。这是天籁化的女人的禅音。喏！请你们做个开悟的样子，留给后人乘凉！」

志轩说到这里，自己也觉得论这女人禅真是表达得精彩绝伦。「好的！明天在讲堂上就这么说。」他在爽朗的笑声中，一手拖过茜妮，搂在怀中，欢欢喜喜，停不了的轻怜蜜爱和深埋追索，心中还在想着，好一个寸丝不挂的女禅师！

茜妮事后轻声问志轩：「有没有留意到那双蝴蝶？」笑指着落在一旁红色的亵衣。志轩这才看到了。细心玩赏一回后，他重又紧拥着茜妮，心内暖暖的，洋溢着无比的温馨和感激。他笑着说道：「特为买了来穿给我看？」茜妮笑着颌首答应着，问道：「喜欢吗？」志轩笑道：「当然喜欢。我们是鸳鸯蝴蝶派，只羡鸳鸯不羡仙。有这么两句词咏鸳鸯：『春江碧水，相对浴红衣。』真是说不尽的旖旎和香艳。女子穿得好看，为了让她倾心的男人看着喜欢。男人反而是要匆匆忙忙地为他恋爱着的女子宽衣解带。这一穿一脱真是颇堪吟味。」此时的志轩，为她这样一个忘年的红颜知己，真是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何况区区金钱？男女沐浴在爱河中，有这样一种亮丽的情义，矢志不渝。

志轩疲倦入睡后，在他身旁的茜妮却心内久久不能平静。她想起自己的身世。到如今，她已慢慢地掂到她志在志轩心中的份量。她当然知道怎样栓住一个男人的心。可是她又有点感到凄凉。想着想着，她眼中流下两行清泪，沾湿了枕头。这天晚上，她久久不能入睡。她开始有点讨厌在她身旁酣睡志轩的鼻鼾声。

茜妮想起，舅父最近有信来。说是由于县政府重新规划土地，影响到她母亲和外祖母的山坟要搬迁。这少不免要花费一笔。这原也没有甚么。但因此而勾起茜妮的回忆。那次舅父背着她外祖母的尸首，从老远的乡间的卫生所攀过山冈，绕着小路跌跌撞撞走回家的情景，再次迫现在她的眼前。她记得当时她还不过十一岁左右，哭得双眼红肿，几年前她哀哭母亲的逝世，现在又一次怎样哀哭也唤不回失去的外婆。也真难为舅父这样尽心为他的母亲。就只因为缺那么一点钱，舅父雇不上一辆牛拖的木头车。哪怕是用草席铺垫好，放在木头车上，也算是维护对死者的尊严和敬重。那是苦难深重的人民，仿佛又回到那哀鸿遍野的大跃进年月，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恍如隔世。茜妮只记得当年母亲临终时简短的嘱咐，要她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如果明儿有这能力，不管怎样，都要为她觅得三尺黄土和她丈夫、茜妮的父亲合葬在一起就好。她在泉下有知，会永远保佑茜妮挚爱的女儿。母亲这卑微的心愿，茜妮永志不忘。

当天那八、九里路真是十分漫长。她只是跟在舅父母的后面，一路抽泣不可抑止。外祖母是死于贫病交迫，而当时物质的匮乏，如今想起来还是骇人听闻、惊心动魄。茜妮幼时体弱，田里的工作帮不上忙。舅父在她十五岁时，有一天说要带她到城里游玩，到一间宾馆甚么的地方，说是自己有点事，次天早上再把她接回，然后飘然远引，留下茜妮一人渡过了一个恐怖的晚上。当晚她嗅到那陌生男人满嘴的酒气和自己的血腥气，如今偶然间想起来，鼻端仿佛还嗅得到。后来她才猜想到这是舅父的铁石心肠和麻木不仁。这以后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好几次。舅父给她买了新衣新鞋过年，也为她的表姐妹们添置了一身新。那可怜复可哀的岁月不堪回首。她有一段时间变得沉默寡言，害怕和舅父以至任何陌生男人有眼神接触。她记得母亲的遗言，也感谢舅父母多年来养育的恩情。她不记恨，但只热切地盼望着：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终于熬到开放改革的年月，经熟人介绍到上海来做侍应知客甚么的。那倒真是轻而易举，因为青春无价。

这几万块钱移葬的费用，还是要和志轩商量的。茜妮盘算着这几天趁便怎样向志轩开口。她有信心这事情他可以为她办到。「母亲啊，请收纳女儿的这一份情意，今天晚上我只能以彻夜无眠报答您。」

第二十四回 情海翻波三人行

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后春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轻狂。

二零零零年

昭介从上海出差回来后，这一阵子总感到有点心神恍惚。昭介知道自己已爱上了一个女子。这种恋爱刚萌芽时期的若即若离，实在折磨人。他最近晚间都上课，公司规定的，要学中国语。他非但兴致勃勃地上学，而且专心一志，自感进步神速。于是，凡是有关中国的东西都成为好，因为不管什么事情或话题，不知道为什么，他心内绕几个弯儿，茜妮的情影又会出现在他的脑际。

在公司里，他负责亚洲部中国课的营业事务，平均每一季度都要出差到中国去。旁边的欧洲部，部长叫高桥隆矢的，和他相当稔熟。他们平日工余时也有同去喝酒。最近昭介老是想找人说话闲聊，不管怎样，总之耐不住孤寂。高桥也感觉到，近期昭介的心情显得兴奋飞扬，调侃他道：「是不是泡上中国女人了？要小心点，她们都不好惹。」「怎么说呢？」昭介有点明知故问。高桥戏谑地回答：「她们太会打算了。总要在你身上捞到什么便宜——在你还懵然不知道的时候！」近年来在日本的酒场，的确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年青女子，燕瘦环肥、花枝招展的，各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比较日本女子来说，他们多一分妩媚温柔，而且更善解人意。他们又都精刮得要命，不觉间日本男人就会花掉不少金钱在她们身上。昭介心想，这可不能一概而论。在他的心目中，茜妮很不一样。她是那样孜孜不倦地用心学习、努力向上，有时候他也不得不拜服。她从开始接触到日本的一切，到现在顶多四年的光景有没有？但她的日语已平时日常对话毫不吃力。相对而言，昭介自己也学中国语，但显得差劲和蹩扭。她又对时装业界的窍门举一反三，很快便能掌握到在这行业里面各种成败利害关键之处。「我的茜妮不一样。」他这样在心内肯定着，但决意不与高桥争辩。他只是微笑着、微微颌首。有些事情真不好讲。因此，他对高桥的高论，只洗耳恭听，不置可否。日本人都这样：保持表面的一致，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都只放在心里不表态。何况高桥是部长、是他的「先辈」？昭介因此更不会不对他恭敬依从。在日本，这是人与人之间约定俗成的惯例。

「总之，一旦招惹上了，大概摔不掉。听说韩国、台湾和中国的女子都这样。像你这样好条件，简直就是她们的甜心桃太郎！」高桥滔滔不绝地继续发表他的伟论。昭介再一次明知故问：「那么，日本的女子就不一样？」「我们彼此心底里都有分寸。」高桥满意地笑着回答，含蓄地举起杯来，向昭介致意，又灌进一小杯日本清酒。

高桥在公司里，和好几位女下属都好象有一手。这事昭介已风闻甚久。在企业内长年不分昼夜地工作，老实说日本这个所谓「株式会社」团队，好象已变

成日本男女领薪一族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每天从早到晚，见着公司的同事，与及和同事们交往的时间，恐怕比较和妻子儿女等家族成员一起生活的时间还要长。在日本，企业内部的婚外情，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现象。日本人又强调集体精神。因此中年的男上司和年轻的女下属之间发生某种暧昧关系的这种情形，从一定的意义上看来，是族群内部维系向心力的客观反映。这中间又有某种金钱交易的因素。年轻女子接受中年男子的赠予及财政上的资助，叫「援助交际」。而他们又不至于姘居或另组家庭，往往维持一段日子之后便自然地分手；而转折点往往是女方觅得佳偶，要正式结婚。这种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成为日本社会的惯常，毫不稀奇。

昭介尽管对高桥的这些私事不以为然，但亦无可无不可。反正彼此各人做各人的事，互不干涉。因为日本人极重视表面上的谦恭和待人接物的和谐礼貌，互相保持距离不点破。这列岛上人口众多显得拥挤，因此极重视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空间。昭介对茜妮，容或也是抱着这样一种不亲不疏的态度。头一次志轩引介他认识茜妮，当时他就留意到志轩和茜妮的态度很是亲密，显见关系不寻常。以他长期观察别人的经验，他可以这样一眼看穿。因为「援助交际」这种事情，在日本根本就十分普遍。每一个年轻女东主或酒场的「妈妈生」，后面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老男人，在财政上予以支持。男人渴求的，是年轻女人青春的肉体、她对他倚赖和向他依顺的情怀，可让他重拾年轻时恋爱的美好回忆。这种既非父女、又非夫妻的暧昧，往往带给男人莫大的刺激。而女方又追求中年男性近乎父爱的眷顾，让她可以骄纵放肆，撒娇放嗲，率性而为。这种女子是否一定就是这类男人的玩物，又或者这种男人是否一定就是玩弄这类女子，有时候真难界定。一旦男人年迈财尽，就是女子离他而去之时。而一旦女子年老色衰，也就是男人离她而去之时。这种由于年龄差距引起的互相憧憬、互相吸引和互相依存，像是生物的本能似的，出于对彼此的需要。这种男女关系，作为日本人的昭介来说，对此真是太熟悉不过了。因此，尽管他对茜妮是诚心诚意的倾慕，但他不敢对茜妮后面的这个老情人产生妒忌。他选择无视他的存在，因而和茜妮的取态有点不谋而合。他们之间的这个「第三者」，就像是一个隐形的、不存在的、影子一样的幽灵，彼此都不点破。如果志轩知道，他自己在茜妮和昭介两人之间，自己的存在被忽略、被无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他将肯定会感到无比的悲哀和难堪。

茜妮对生活是那么热心，有时候真令到昭介自惭形秽。她对自己要发展的事业，永远像是胸有成竹的样子。那种自信满溢的表情和神态，令昭介折服，但昭介不明其所以然。他对茜妮的过去实在太不了解。在茜妮的身上，或许代表着一段期间之内被时代舍弃了的中国人，一旦抓住可以改善自己的机会时，那种向上奋发的狠劲，就像种子要发芽，拼命要从石头的缝隙之间挣扎着要破土冒头而出似地充满着昂扬的志气。因此，茜妮不论学习日语或学习专业知识，不论是学穿戴追上潮流或学谈吐融入商场，都显得轻车熟路、热诚可感。她好象经历过很多事情，但实际上她对世情所涉不深。她又善于利用女性固有的自然条件，以发挥女性的魅力来寻求男性的帮助。从这个方面看来，昭介又朦胧地怀疑着，自己是否也是被茜妮利用着来向上爬的众多男人之中的其中一个？但纵然是这样，他还是十分乐意地、心甘情愿地为茜妮效劳 --- 非但乐此不疲，而且无怨无悔。

昭介那次造访茜妮在上海的香闺，在客厅陈设架上看到茜妮和志轩亲亲密密的一张合照。照片里，志轩正襟危坐，脸上露出惬意的笑容。茜妮好象是弯着

腰站在他的后面，双手扶着他的肩头，下巴擦着志轩的头发。她真是笑靥如花，幸福和甜蜜都写在她的脸上。这张照片在昭介的脑海中印象十分深刻。他甚至可以想象到，志轩当时肯定很享受茜妮紧贴在他背后的温柔丰润。因为他自己也同样地感受过茜妮从后环抱他的时候，那种销魂蚀骨。那天茜妮和他刚走进客厅，她便手袋往沙发上一扔，掉过头来向昭介笑着问道：「要喝点什么吗？」然后跑到冰箱取出冷饮热情地款待昭介。她应该留意到，昭介对那张照片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因为不旋踵，昭介发觉那张合照已被她搁下来，倒放在陈设架上。他对茜妮的细心似发，既惊讶异亦感佩服。

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发展起来又真是自然不过。志趣相投是一个方面。对时装的同志趣，使他们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就在那客厅里，他们彼此坐在沙发的两头，对望着说话，翻看时装杂志，东拉西扯聊天，俩人像是深埋在华美的幽谷里，又像是沐浴在满室的阳光下，璀璨明艳而亮丽，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就这样高谈阔论、海远天遥，彼此被对方深深地吸引着。那是一个懒洋洋的星期六下午，他们竟谈到过了晚饭的时间，都一点不觉得。就这样手写笔划的，日语和中国语互用。略为带有隔阂的沟通，反而成为双方交谈的刺激点。玻璃小儿子上散满了纸张，双方有时候就在纸上写着汉字作笔谈，互相向对方学习这些汉字的中、日不同的发音和意思上的差异。多少次在执笔书写的时候，手指碰触，传递着的电波更加成为双方萌发爱意和情愫的兴奋剂。

他们来往逐渐频密起来。茜妮的采购，起初都依赖昭介的判断和推荐。寒来暑往春去秋来，不觉间他们已是熟稔到这样一种程度，完全是热恋中堕入爱河的年轻男女模样。这种异国情缘，加上彼此不能经常见面，反而加深了相思之意。郎情妾意，干柴烈火。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成其夫妻之好，彼此都老早已经忘记了。但之后他们就一发不可收拾，彼此见面时就痴缠得一刻不能离。昭介记得，有一次他和茜妮事后相拥躺在床上，喁融细语热吻不断，忽然间他们差不多同时听到房门外似乎有声响。有人在房间外面的客厅里。他和茜妮都吓呆了，因为这只可能是志轩提早到上海来了。刚才他们热烈地做爱时，不免有点乐极忘形，肯定声震屋瓦。昭介冷汗直冒，心下飞快地盘算着，应怎样应付马上要出现的激烈冲突和对决的场面。茜妮在旁也显得茫然失措，毫无头绪。两人赶紧起来，把胡乱地丢放在床上和地上的衣服拾起穿上。正手忙脚乱、手足无措的时候，他们听得外面开门关门的轻响，然后一切归于静寂。他们屏息地聆听了好一会，才确定刚才还在客厅的人已离开这屋子。茜妮鼓起勇气，推开房门到客厅察看。昭介也随即跟着走出来。桌子上放着一份当天的日文报纸。双方交换互视的眼神，都同时认识到：志轩是来过了又走了。志轩他肯定是什么都听到了、知道了，但他却不撞破他们的事。茜妮呆坐在一旁，久久不言语。昭介也找不到什么适当的说话或饰辞。当时实在说什么都不适宜。还好大家都没有撕破这张脸。自那次以后，茜妮和昭介见面和幽会都在外面，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跑到茜妮的闺房中来。反正昭介有很多酒店可以选择。这以后他到上海来，也就多了地点上的某种考虑而已。昭介唯一不能理解的，是志轩这个「情敌」对他和茜妮将会如何。昭介永远地无法摆脱这个第三者，对他有莫名的恐惧和感到受威胁。因为这个对手躲在暗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he 一点都不知道。

第二十五回 哀莫大于心已死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二零零零年

昭介这趟到上海来，主要是为了安排下半年的采购。这天，他和茜妮围坐在一起，与一群人开会商量事情。在桌子下面，茜妮和昭介两手紧握，真有点难舍难分。茜妮的手提电话响起，原来志轩从日本致电找她。碍于有昭介在旁，茜妮站起身走到会议室外去接听。她在电话里告诉志轩，现正开会很忙，只能稍迟覆电。志轩原意是要告诉她，他日内会去上海找她 --- 演讲的行程临时有所更改、提早了点。他刚订好了机票。他原本兴致很高，要第一时间告知茜妮，没想不凑巧，碰了一鼻子灰。志轩最终没有告诉茜妮他新改的行程，匆匆挂上电话。因为他回心一想，要给茜妮一个惊喜。

数天后，志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乘出租车返寓所。他拿出手提电话欲致电通知茜妮，但还是按捺住期待的心情，没有给她打这个电话。

这边厢，茜妮下班后，约同昭介返回自己的寓所。双方进入房间后随即拥抱、接吻，很自然地开始做爱。他们是不徐不疾的驾轻就熟，彼此情投意合，互相喜欢对方，已到了浓得化不开的地步。志轩坐在出租车内，在南浦大桥上交通涩滞。他频频向车外张望，皱眉看着桥上的车水马龙，真有点急不及待。床上茜妮做爱时的兴奋及高潮频仍，在她激情的幻觉中，也分不清眼前是昭介还是志轩。志轩登上楼梯掏出钥匙开门，进入客厅。侧耳一听，他觉察到房间里面有人。

志轩按捺着满腔的妒意和怒火，聆听着房内茜妮和男人在床上缠绵的声响。他惊怒交集之余，想象着自己是否要破门而入，「捉奸在床」，撞破他们二人的好事。志轩心想：「这是我的屋子。这是我的妻子。现在是有人鹊巢鸠占。现在是有人把污秽涂到自己的头上来了。」他心内挣扎着，是要激烈地掀起对抗，还是隐忍不发？如果他冲进去，茜妮将会急忙坐起掩盖裸体。志轩将会与这个男的进行争辩并动武。他会摆脱志轩的纠缠，裸体奔进浴室。慌乱间玻璃镜面碎裂了，志轩自己会弄得满手鲜血。茜妮在床上痛哭。志轩跌坐在沙发上，血液仍不断涌出流到地上。那男人从浴室出来，胡乱穿上衣服，惶恐尴尬地向志轩点头道歉，用日语说声「对不起！」然后逃走也似的转身开门离去。原来真是立川昭介这个日本王八蛋！志轩转头不予理会，只感到和对方年龄上的差异，形成强烈对照。他不会去拦截对方的，因为没有胜算。茜妮呜咽着替他包扎手部的伤处。志轩会得凄然质问茜妮：「这样做不觉得对不起我？」他重复着这个问题。茜妮只管痛哭，良久才抬起头来，静静地说道：「志轩哥，我已不再爱你了。你是早已不再爱我的。」然后，茜妮续道：「感谢你为我做过的一切。我会好好的偿还给你。我也不敢请求你原谅我。是我对不起你。」茜妮泫然饮泣。志轩慢慢地流下两行清

泪。这无言的哭泣，最断人肠。志轩好象看到地下点点滴滴斑驳的血迹，旁边还有茜妮的内衣物，胡乱地散落在地上。于是，茜妮也终于离开这间屋子。这里会突然变得死寂。

志轩或许可以选择悄然离开，好象他不曾来过，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正犹疑间，他不慎脚下碰触到玻璃几子的边角，发出戛然声响。突然间房间内变得死寂无声。他们显然察觉到了 --- 客厅外面有人。

志轩这天到酒店住宿，孤独地渡过了一个晚上。回想刚才想象中轰轰烈烈剑拔弩张的场面，还疑幻疑真，在脑海里很不确实。志轩怀疑是否真的没有发生过那种惊天动地的冲突。他想象床上凌乱的被褥，手心剧痛似乎还淌着鲜血。是否这一幕「捉奸在床」或许不是幻觉？因为这种狐疑老早已在志轩的脑海中孕育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打从一两年前，志轩已发觉茜妮衣着和谈吐以至对他的态度开始逐渐有了转变。是否她与他之间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了？自己这样诚心一片地帮助她、答应她差不多任何的要求，不管是到日本采购或斥资扩充店面。为来为去为了她，她总不至于背叛自己吧？他愈是拒绝从这方面猜想，愈是禁不住要证实自己的臆度是对是错。昭介还是他自己介绍给茜妮认识的。想不到就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茜妮和昭介对不起自己、出卖了自己。他们把耻辱无情地加诸他头上来了。他感到万念俱灰，世间的一切都在一刹那间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要死也要和她死在一起。想到这些，他头痛欲裂，站起来禁不住全身颤抖，双腿发软，整间屋子好象地震似地在摇晃。他脑子嗡嗡地在叫。在那种剧烈的震撼中他惟听到床头的座钟滴嗒滴嗒地响。眼前一片模糊，没想到原来是双眼充满了绝望的泪水。这无言的哭泣简直摧心裂肺，令他肝肠寸断。

在这种心绪极度低落的悲情中，志轩次天还是站到讲台上，继续他在复旦有关「佛学与性灵管理」的讲课。他谈到人类观念上的双重标准，包括一方面爱护小动物，而另一方面却对战争和天灾人祸的万千死难灾民麻木，视而不见。他说：『我们若不能包容和宽恕别人，有何资格渴望别人对自己包容和宽恕？别人无故打你一巴掌，对你冒犯，若你回敬一巴掌，虽然抵消对方的恶行，但你同时也做了新的恶行。你若宽恕别人，谅解他打你一巴掌的苦衷、无奈和根源，例如假设你曾经欠了他一巴掌或甚至不止此数，当下便能切断这恶性循环，化解冤冤相报的漩涡。我们对性灵的管理，就是佛家所谓「觉」。觉什么？觉「万法皆有前因后果，因果不空」；觉「不生不灭」；觉「世事无常」；觉「善恶都有根由」；觉自己每一个行为、甚至步行和呼吸。人人都可选择在睡梦中渡过一生，做个无名的梦游人；或着睁大眼睛，清醒冷静地做人。人最大的快乐是心安理得。觉提供了答案。很多人想要觉「心安理得」、觉「自由自在」而不可得。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皆不可得。世间的痛苦、烦恼皆源于一心一念 --- 思潮起伏、机关算尽、自寻烦恼；若能将心空掉，为而无为，无为而为；就可以心无所住，以无求无欲的心待人处事。因此，生命的历程中遇到不如意事、困难或险阻以至灾祸时，我们都无须心有不甘、埋怨投诉或抱着受害人心态。反而应视为这是自己学习、成长、修行、磨炼、考验及偿还孽债的大好良机。我们应满怀感恩之心，视之为天道以不同形态和方式显现其慈悲。我们对灵性的追求有很多方法，以善巧方便，因应众生不同的根器和处境、习气业障、社会环境和岁月演变而随缘说法、随机应变及随时更新，不需要拘泥于任何术语。我们若太执着于理性思考，凡事以功利得失来计算，例如对自己爱的人是否要求对方也同等程度地爱自己，

那就容易会对世间的苦难和别人的感受、情绪的反应等变得麻木。要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活在当下此刻。对此，我们可以学习禅宗师祖提出的不少问题，例如：「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什么面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单手拍掌是什么声音？」，「何必偏偏选中我？」，「为什么我对这个她付出爱，对那个她却无动于衷？」。其用意是要令我们搜索枯肠，思前想后，甚至废寝忘餐，经历万水千山之后，竟是原地踏步！竟是虚幻没有答案！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这就是答案！】

悲哀的是，志轩虽然这样说，而且看似得到举座的共鸣和认同的掌声，但他内心深处却存疑，不以为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今早对镜梳洗时，惊见自己白发苍苍、年华飞逝，今生惟一的憾事是没有找到情感的归宿。他对茜妮情深一片，却得不到自以为「应有」的回报。他不堪情感上再受这样的无情打击。他重复地在心里不断呐喊着问自己：「为什么？！」他理性地了解到，这都是孽债，可能是前生欠下，因而没有答案；但感情上他却放不下这种被羞辱、被欺骗的悲伤和懊恼。他要所有对他情感上有所欠负的人感到愧咎。索偿的其中一种方法是以死明志。他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以此作为要胁，让久美子和茜妮她们负咎终生、抱憾终身。他这种生无可恋的念头，一发不可收拾。慢慢地他冷静下来后，又擦拭「不求同生求同死」的想法。他要想办法让茜妮随他而去，因为她是他最后的女人！山本让二那熟悉的「长途跋涉一人旅」的演歌，在他耳边响起。他孤独地思前想后，这样过了又一个无眠的晚上。

这天午后，志轩有点不由自主地来到茜妮坐落在南京路上的时装分店附近。他一如既往，在对过的一间咖啡店找到他熟悉的位子坐下来。在落地玻璃后面，他可以隔着街道，看到时装店内的一切。两个售货的小姐、艳达和冬慧都在，正和几个顾客亲热地应酬着。她们两人都是茜妮的一时之选，很能够说服原本没多大意愿购买的顾客们，变得乐意地掏腰包。隔不多久，他看到茜妮从店后转出来。不想今天她也在这分店。她显得大方得体，几年下来，真有点老板娘的风韵。她适时地插话推销，往往能发挥极大的效果。她本人就是推销时装的所谓「生招牌」，玲珑浮突的身材真是好一个衣架的架子，好象什么服装穿在她身上，都可以马上提高好几倍的身价和品味。她又采购有眼光，往往日本女人们早前的季节性时髦流行，可以穿越千多公里的时空，选择性地转移到上海滩来，让中国的现代淑女娉婷尽得风气之先。说穿了，这就是时装店的卖点。茜妮做事愈是麻利泼辣、洋洋洒洒，愈是散发成熟女人的气质，志轩就愈是心里感到矛盾复杂，如同打翻了五味架，说不清是甜是酸、是妒是羨、是苦涩或是醋意。他不知道她会否永远投向他的怀抱。这样一个女人，五、六年前还在贫困的边缘挣扎；一个做捧餐女侍的孤雏乳燕，如今变得如此冶艳自信，骄傲地挺着胸脯风情万种，成为做时尚潮流买卖的年轻老板娘。志轩一方面既感到自豪惬意，又另一方面觉得相形见绌，甚至有点自惭形秽。她才二十四岁的青春少艾。可他已经年过半百了。

志轩把早前已买到的一张音乐会的入场券，交咖啡店的女侍应，请她转交给茜妮。他在信内附上便条，草草写下几行字：「刚到上海。这次事前没先通知你，让你有个惊喜。信是有缘。程志轩。」咖啡店的女侍应大约早已猜到，眼前这位初老的绅士与对过的店铺那位老板娘的关系。况且她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代他传递讯息，自然爽快地应诺。志轩对茜妮那种行云流水、可以若无其事的自信的神态，有时候真有点感到不可思议。他尽管在男女关系上饱历沧桑，对女心的柔

肠百转还是有盲点。事实是过去几天以来，茜妮心内也很不踏实。她当然对志轩感到歉疚，但她待他像对长辈似的尊敬，而绝不是待他如丈夫或情人，遑论终身和他厮守、向他托付。肉体上的亲密并不代表什么。一纸婚书恐怕也不象征永恒。是男人都有这样一种单独占有的欲望。不论是报恩或是报酬，茜妮不吝嗷向志轩布施雨露，况且她也有生理上的需要。但她真的从来不曾把他当成终身伴侣或唯一的情人。坦白点说，这不过是各取所需。但这要女人怎样向她的男人表白这些？对昭介，茜妮是发自内心的、和他两情相悦。即使同时与两个在她心里彼此关系的性质和感情的位置完全不同的男人往来，又有什么不对？她的困惑，就只局限于不善辞令，不知道应怎样向志轩表白这些想法而已。她想，这种尴尬早晚要戳破的。那天晚上幸好没有发生冲突，但设若真要发生的话，反正那就早晚不可避免。她惟埋怨自己太粗心大意了。她完全低估了志轩的醋意和独占的欲望。所以，当她接到志轩送来的音乐会入场券时，不禁心头放下了一块大石。隔着接近三十年的年纪差距，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志轩竟已萌生起邪恶的毁灭性的念头 --- 那就是要和她同归于尽。

当天晚上在上海歌剧院，是中国广播管弦中乐团的盛大演出。茜妮由于店里业务缠身，中场休息后才匆匆赶到。这之前的上半场，一个小时左右，志轩单独坐在那里，满座的观众热闹洋溢，而歌剧院堂皇亮丽。他旁边的座位却空着，一个人显得孤单无告。这种身处在人气飞扬鼎沸的场合，而自己却斯人独憔悴、孤单一人的情景，他依稀记得以前也曾体验过、经历过，只是此时此刻怎样也回想不起来 --- 或许是久美子、或许是另外一个他追求过的女人。茜妮她是不来的了！没想到她竟如此无情无义！志轩心头一直沉下去、沉到底。台上的高胡演奏家拉着一曲「江河水」，依呀依呀的，倾诉尽多少凄酸、遗憾和无奈，似乎一切人间的惨事都在这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弦声中流泻而出，一发不可收拾。志轩不禁眼前又模糊起来。他看着台上这位场刊上介绍说是「国家一级演奏家」的年轻的、优雅俊美、令人砰然心动、且风度不凡更兼肢体匀称纤秾合度的女郎，心内涌出无比的爱慕，禁不住拿她来与茜妮比较，想象她的出身，她是否情有所归，是否得到男人的疼爱。志轩他多少流着对女性泛爱主义的血液。远观眼前这位婷婷玉立、婀娜多姿的演奏家，穿著贴身的、高贵的、闪亮的长裙，正盈盈地鞠躬微笑着谢幕，右手倒提着长长的弓弦，左手轻挽高胡垂放在纤腰之际，好一幅甜蜜幸福、富泰美满、风华绝代的高雅画图！台下掌声雷动，夹杂着叫好和喊着「安哥」的、此起彼落的年青的、被她的仪态万千所倾倒的男音，志轩惟感到满满的惬意，充满着高尚的爱念和感情。下半场节目开始前的一瞬间，冷不妨茜妮在他身旁出现，躬着身向他深深行礼，笑靥如花，轻唤一声：「志轩哥！」满座观众如山如海，当然不方便多说话。茜妮落坐在他身旁的空席上，不旋踵即手伸过来，握着志轩的手，然后拉过去，把他的一只手深埋在她两手之中，动情地来回抚摸着。志轩的手背感到她肚腹和大腿之间的体温和柔软酥腻。志轩心旌摇曳如痴如醉，刹那间转念一想，几乎要无论如何也要再一次原谅她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茜妮面前，他早已缺乏自信和根气，对茜妮的感情经常徘徊在爱恨妒羡之间，以至于不免经时怀疑和恼恨自己。